

凌霄汉阁谈荟 曾胡谈荟

徐凌霄 徐一士 著 徐泽昱 徐禾 整理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中華書局

凌霄汉阁谈荟 曾胡谈荟

徐凌霄 徐一士 著 徐泽昱 徐 禾 整理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凌霄汉阁谈荟;曾胡谈荟/徐凌霄,徐一士著;徐泽昱,徐禾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18.6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ISBN 978-7-101-13079-9

I. ①凌…②曾… II. ①徐…②徐…③徐…④徐… III. 中国历史-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6466号

书 名 凌霄汉阁谈荟 曾胡谈荟

著 者 徐凌霄 徐一士

整 理 者 徐泽昱 徐 禾

丛 书 名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责任编辑 张玉亮 李闻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6月北京第1版

201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¼ 插页2 字数31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079-9

定 价 48.00元

徐凌霄其人

徐凌霄，原名仁锦，字云甫，斋名凌霄汉阁。生于1886年9月19日。他出身于知名的仕宦家庭，祖籍江苏宜兴。因祖父徐家杰（伟侯）道光年间进京科考入宛平籍，于道光甲辰年中恩科顺天举人，丁未年会试第三名会魁，与李鸿章同科中进士，并在同一考场相识，结为终身通家之好。中式后分派山东即用知县，历任临淄、商河、任邱、阳信、益都知县，钦加知府衔同知直隶州知州。晚年退休回京，任京师金台书院山长。父亲徐致愉，同治庚午举人，庚辰大挑知县分发山东，先后任新泰、恩县、定陶、长山、蓬莱知县。举家迁鲁，定居济南。徐凌霄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正值列强觊觎、民族危机加深的年代，其伯父徐致靖（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右侍郎）、堂兄徐仁铸（湖南学政）锐意革新，因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骨干而罹罪，先判徐致靖斩立决，后改判绞监候；判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忧愤致死，年仅三十四岁。庚子乱后，徐致靖获释出狱，曾告诫子女说：“维新之失败，在于只有那么几个人活动。看来做官是救不了中国的，还是应该制造舆论，使维新思想普及全国，共同研究治国救民的实学，唤起民众，重振中华。”这些话对徐凌霄影响颇大，他最终从事新闻工作，与此有关。

徐凌霄的启蒙教育，首先来自父兄，父亲徐致愉和胞兄徐仁铎（精通掌故、骈文），对他影响最大。他十三岁初入学为生员，岁经

两考,名列第一,补廪生。亲友们认为他才华横溢,可称徐仁铸第二。他先在济南考入山东客籍高等学堂,兼学中外课程,各门成绩均名列前茅,英语可以熟练运用。1910年毕业后,经过京师学部考试,授予举人出身(俗称念过洋学堂的“洋举人”)。进京师后又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于土木工程专业。他在一次赴长江考察桥梁工程之时,眼见官场腐败,保守派故步衰谬,洋务派又仰人鼻息,惟洋人是从。归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投寄上海《民声报》,文中呼吁,引进泰西技术,必须培养国内人才,这些人才既要具有迫切需要的实学,又必须通达时务,才能使舶来的技术为我所用。他举土耳其为例,说明完全依靠洋人,终非自兴之路,自强求富,也只是说一句空话。这篇文章颇引起时人的重视,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

徐凌霄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首先是一个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从1910年起,他从事过三十余年的新闻工作,曾先后为上海的《时报》、《申报》,北京的《中国新报》、《京报》和天津的《大公报》等著名报纸撰写过通讯和评论。并担任过北京《京报》、《晨报》和天津《大公报》的副刊主编。在应聘为上海《时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期间,他用“彬彬”这一笔名,为该报撰写了大量的北京通讯,以观察细致、剖析入微、才思敏捷、文笔美畅蜚声于时。特别是他身在北京,毫无顾忌地抨击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向世人警示“司马昭之心,已见于路人”。袁世凯称帝后,他更以犀利之笔,剖析他“实为违背历史潮流之举”。他与袁世凯次子袁寒云(克文)是文字交,而袁寒云反对其父称帝,经常向徐凌霄提供一些袁世凯的内幕真相。于是徐凌霄所写的报道和评论,成为《时报》的独家新闻,吸引了众多读者。袁世凯对徐十分恼怒,曾派原《中国新报》

主编杨度做工作收买。杨说：“袁徐两家本是世交，不应为仇，只要你不再反袁，他愿出资保你凌老办报，并在总统府为你挂一个‘咨议’名义。”徐回答：“袁项城是一个出尔反尔的小人，怎能与他共事！我劝你也最好离开他为妙。”（杨度后来几度反复，最后加入了共产党，为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然而在袁世凯眼皮底下写反袁文章，亲友们都为他担心，他却安之若素。他一度和黄远生、刘少少并称为民初三大名记者。刘少少脱离报坛后，又和黄远生、邵飘萍一道，被当时的新闻界誉为“报界三杰”。

其次，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掌故家。他亲身经历过戊戌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结识过不少清末民初的朝野政要和遗老遗少，既熟悉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又十分注意相关资料的积累，对清代历史烂熟于胸。他在北京《京报》、上海《时报》等报上开辟的《凌霄汉阁随笔》、《凌霄汉阁谈荟》等专栏，以及和他的胞弟徐一士合作由一士执笔在上海《国闻周报》开辟的《凌霄一士随笔》、《曾胡谈荟》等专栏所写的就是这一类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成为海内外清史和近代史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资料。

再次，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剧评家。作为诗人，他所擅长的是旧体诗词。青年时代就以诗名于时，经常在《京报》半月刊发表他和袁寒云、沈南雅、徐半梦等人的唱和之作，曾被当时人誉为“京师四大才子”。据徐凌霄子女的回忆，新中国建立初期，曾有一位爱好诗词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慕其诗名，或登门求教，或派员携诗稿请予匡正。作为剧评家，他对京剧（也涉及昆曲、梆子）的历史、流派、剧本、角色、唱腔、做派乃至剧务等细节，都有十分精湛的研究。他在上海、北京等报刊上发表的以《凌霄汉阁评剧》为栏目名称的剧评，和他在主编《国剧月刊》时所写的剧评，都脍炙人口，拥有众

多的读者,并深为演艺界所推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他写剧评时,对成名演员艺术上要求很严,而对一些具有一定才华而不得志的演员,则又极力鼓励。民初他对余叔岩、奚啸伯都做过较有影响的评价和推介。程艳秋根据自己嗓音特点创出自己的唱腔,有些人听不惯,贬他的腔调怪气。徐凌霄进行反驳,他认为程艳秋的唱腔,别有一番风味,为之奖掖,得到观众喜爱。程艳秋创办中华戏曲学校,徐凌霄极力赞助,和程艳秋结为莫逆之交,经常在一起切磋戏曲表演艺术,来往书信更是频繁。程艳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后进讲学的文稿,都是徐凌霄着笔,徐凌霄还主编程艳秋创办的《国剧月刊》。程对他非常敬佩,晚年时对他的生活颇多照顾。1958年程艳秋辞世,徐凌霄在《戏剧报》上为文悼念,情感真挚,足见友谊之深。这篇悼文,也是徐凌霄最后的一篇作品。徐凌霄与梅兰芳也是比较亲密的朋友,梅兰芳的朋友兼秘书许姬传,是其伯父徐致靖的外孙、徐凌霄的堂甥,常有往来。许姬传曾携同梅兰芳赴校场头条徐凌霄家中拜访,胞弟徐一士也陪同在座,一起探讨京剧问题。因有这层关系,徐凌霄、徐一士先后被北京市文史馆聘为馆员,均是梅兰芳举荐的。

除了以上成就外,徐凌霄还是一个有影响的小说家,他对古代和近代小说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发表过一些文章。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利用前半生积累的掌故资料和自己的亲身经历,精心撰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古城返照记》,这部小说从1928年9月1日起,每日在上海《时报》上连载,到1931年2月才全部刊完,是一部八十余万言的鸿篇巨构,内容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到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引起的一系列纠葛写起,到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结束,时间跨度一百多年。全书以这一段

时期的历史为经、以虚实相间的人物和故事为纬,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对北京这座古城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筑、戏剧、宗教、伦理、语言、民情、民俗等各个方面,用文学的语言,作了详细的描述。其间还穿插了不少和北京古城有关的趣味盎然的轶闻轶事和历史掌故。新闻工作者的丰富阅历,历史掌故家的渊博学识,戏曲评论家对京昆艺术及其发展源流的深刻理解,以及小说家写人叙事状物的生花妙笔,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从某种意义说来,这部小说不啻是一部全面了解清末民初北京的百科全书,是一部可以与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曾朴的《孽海花》等名篇比肩的煌煌巨著,是应该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中占一席之地的。(上述评介全文引自当代史学家方汉奇先生的《徐凌霄和他的〈古城返照记〉》一文。)这部小说在刊载中和刊载后,引起广大读者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徐一士在《与胡适之博士之一席谈》一文中披露了当时谈论的九部小说,最后谈到《古城返照记》,文中说:“胡君谈及上海《时报》所载吾兄凌霄之《古城返照记》,颇称其佳……惟以分日刊载,未能全阅。余谓将来拟出单行本也。”当时国内外广大读者纷纷致函作者询问出版时间。

徐凌霄一生发表文章以千万字计,但他淡于名利,为文深自珍秘,只在报刊发表,从不轻付剞劂,久经沧桑,多致散失。除1935年中国戏曲音乐院研究所内部出版《皮黄文学研究》一个小册子供教学用以外,只有《古城返照记》是他唯一打算出版的书。面对读者的期望,1931年4月24日,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鉴于近时文豪作家之多不敢轻言出版问世》(载于上海《时报》),明确表态:“此书若果出版,必须经过整个审查,逐段修整之层序,而目次之编订,卷帙之装潢,尚其次焉。”但是此后出书问题杳无音信。

究其原因大约是两个方面,一是报载的原文无章节目录,不符合小说出版的基本条件,整理起来工作量太大,没有时间和精力;一是徐凌霄眼见军阀混战,政局紊乱,民主共和难以实现,对政治逐渐消沉,同行的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黄远生的下场,也使他不无感触,最终放弃了原来的打算。直到2002年,北京同心出版社社长刘霆昭先生慧眼识珠,决定即使没有经济效益也要使这部深埋地下七十年的巨著问世。经徐凌霄胞侄徐泽清(徐列)把原书整理成为上下两卷五十回的章回体,由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却了徐凌霄和已故的知音者生前的遗愿。

徐凌霄晚年应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聘请,从事整理古籍与研究工作。1954年,受聘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著有《中国戏曲音韵学》,另有一部著作,他只完成一半就溘然长逝了,时在1961年1月17日,享年七十六岁。

总目

凌霄汉阁谈荟

整理说明/3

一、史料杂谈

孙宝琦/11

访胡记/13

八六老人樊增祥去矣/16

文坛二怪之趣史/25

挽樊樊山诗/30

洹上归云记/33

老段的片段/41

由样子雷说到香冢/44

孙洪伊与国会/51

龙泉圣厄记/53

辛亥前尘一撮/58

凌霄汉阁自白/64

二、通讯笔记

古都青年会国货展览会记/79

盛大之新闻学讨论周/91

魁首班头记/99

三、品评论辩

综括一生的批评/107

相对的非绝对的/110

为什么都和皮球一样/112

欧化之三时期/114

洋化的势力 俗化的势力/122

“佛法”与“孔道” 洋名与华字/128

“素餐”与“肉食”/135

变态之称谓/141

俗者熟也，未能免俗者多矣/144

胡博士又“大喊一声如雷震” 怎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149

假使“语体”尽取“现代文言”而代之，那不过梁启超与胡适之演一出《受禅台》/155

四、科举教育

从童生到状元/161

谈谈状元/165

考试出题之趣谈种种/175

文人“坐书房” 伶人“坐科班”/180

读《四书新编》/186

翰林之称谓/189

解释柯老博士之高吟——曾丞相 补

充蔡老博士之演述——北大史/193

五、杂文小品

由修道而及于造字/201

倒车/205

“蜜斯”与“姑娘”/209

高山流水/214

女子剪发的现象/217

真将军与真诗人/219

火里青莲同命鸟 一絨红泪剩汎澜/224

“公仆”生活——阎王债/227

说几个“忘其所以”以供一粲 张之洞

说：“笔墨不可妄动！”/230

妙峰之妙 与普陀山南北并称/234

君子协定/238

特殊统计/240

报报喜/242

一点“丘九”的味儿/243

英译《红楼梦》中之匾额对联/245

X 国军/248

国葬/249

关于“线装”/250

谈丁/251

做官与做人/253

六、小说戏剧

小说丛话/257

中国戏剧与小说之关系/262

关于《古城返照记》/265

京剧变迁述略/278

畹华谈话记/286

中西戏剧表演方法之异同/291

旧剧里的下层男女/293

由“别姬”说到“紧张”/295

妖道/299

《除三害》之说明与批评/300

《打渔杀家》之说明与总评/305

谭“黄忠”——金“曹操”/309

《借赵云》/312

谈《审头刺汤》/316

跟着他们错/319

两样的“薛王”之剧/321

於戏！叔岩/331

“旧剧”与“摩登”之综核观/340

曾胡谈荟

自序/353

一代名人之讫/355

曾胡家世科第/357

曾胡之仕途/360

国藩之五次上疏/363

国藩犯颜直谏/365

国藩遭忌不获行其志/367

谈清代“一君一相”/370

国藩晚年不敢讽议朝政/373

国藩家事国事难以两全/375

国藩办外交心力交瘁/377

国藩之死/380

曾胡力荐左宗棠/383

曾胡左善为奏牍之文/385

左宗棠抱负自喜/387

曾左交恶/388

林翼翰旋曾左之间/390

宗棠疏请表扬国藩/391

宗棠书联挽国藩/393

宗棠善待国藩晚辈/395

宗棠未曾谨事国藩/398

彭玉麟谨事曾左/400

国藩治学不株守宋儒门户/402

国藩御将严谨/404

曾胡相契/406

曾胡同为公牍文字健者/407

国藩为诗古文辞之大手笔/408

谈文学选本/412

国藩论古文阴阳之美/415

谈国藩文集/418

谈祭挽/420

曾胡效命异族之是非/423

论国藩之为文/425

林翼交欢官文/427

凌霄汉阁谈荟

